

34 封疆釋兵權

五原誓師之後，因為要打仗，馮玉祥規定誰也不准要錢，官兵只得將一切希望均寄託在北伐成功，但北伐完成以後，官兵薪餉還是少得可憐，欠餉也不補。西北軍人與南方國民黨軍人一接觸，才發現彼此待遇相差懸殊。當時西北軍官兵薪餉標準是：下級官二十元、中級官四十元、上級官八十元，士兵一、兩元零用錢，三元菜金。蔣介石部隊則是中尉六十元、上尉八十元、少校一百四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少將三百二十元。西北軍將軍的待遇相當於蔣軍的上尉。（註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馮玉祥在南京召集所部新編旅長以上將領開會。韓復榘不願見馮，

（註一） 吳景南等：〈馮玉祥部及其本人的經濟情況〉，《西北軍集團軍政檔案》，第一百六十五頁。

稱病不去開會，命副師長孫桐萱代其出席。孫臨行前，韓交他一封信，說：「這是給總司令的，替我當面呈遞。總司令不是去年宣布了嗎？革命勝利以後，國家一定補發官兵的欠餉。現在北伐已經成功，幾年來大家生活全夠苦的，高級將領們都是老先生一手培養的，沒有什麼閒話，許多下級官兵都隨總司令不久，恐怕不好維持，請示總司令補發一下欠餉。」

孫桐萱到南京後，將信面呈馮玉祥。馮看信

後，臉色通紅，把信一摔，大聲說：「你們全師一共有多少人？發給你們的錢還少嗎？」其實韓要求的是補發自北伐以來的欠款，孫不敢頂撞，再沒說話。後來孫返回潼關，也沒敢將馮的原話轉稟韓，只輕描淡寫說：「總司令說目前經濟困難，補發欠餉一時不易辦到。」韓頗不悅。（註二）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馮玉祥在馮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當眾宣布對革命有殊勳的將領和官長名單，計有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孫良誠、韓復榘、孫連仲、薛篤弼、石敬亭和張允榮等，並頒發褒狀、扁額、墨水匣等。馮在會上對每位獲獎者都進行了一番點評。當馮講到韓



韓復榘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開封，三十七歲）。

（註二） 孫桐萱：〈韓復榘叛馮投蔣紀略〉，《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一百四十二頁。

復榘時，特別著重褒揚：「韓復榘曾助孫良誠抄敵後路，又解衛輝之圍，迨與敵對壘彰德，所屬三師之團、營長多數傷亡。而韓復榘猶氣宇豪邁，謂：吾尚未拾回，夫何憂何懼？壯哉！」(註三)

馮玉祥對韓復榘的褒揚似乎還遠不止這些，以致連韓的好友劉汝明都聽不進去了。劉幾十年後在他的回憶錄裡，對此有一段很生動的記述：「另一事則是對韓復榘大大地誇讚了一番，說他怎麼好，怎麼好，簡直沒有再好的了。……我與向方雖是好友，但聽他如此離了譜的誇讚，心裡也覺得很不公平，便扭過頭看窗外，不聽。馮見我不好好地聽，便停下來，不說話，注視著我，會場立時沉靜下來。其他的人發現有異，又見他注視著我，便偷偷地和我打招呼。我知道自己失態，便也趕忙端正坐好。馮便也再繼續講下去。」(註四)

出席會議，同時也代表韓復榘出席會議的孫桐萱更是大惑不解：總司令昨天還對韓復榘大發脾氣，何以一夜之間，態度大異？

會議進行到上午十時，馮玉祥又匆匆趕去參加中央政治會議。就在這次中央政治會議上，正式批准馮辭去所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職務，該職由韓復榘接任。

正在潼關「養病」的韓復榘對這一任命感到十分意外。按說，憑韓的資歷和戰功，擔任這一職務也在情理之中，蓋此前馮軍的兩位大將孫良誠和孫連仲都已在是年早些時候先後就任山東省

(註三)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四)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第九十七頁。

政府主席（五月二十一日）和青海省政府主席（九月二十四日）。真正讓韓感到意外的是，這項任命頒布之日，正是馮、韓關係日趨緊張之時。

但無論如何，韓復榘對總司令的提攜還是十分感念的，同時也為自己誤會了老長官的一片苦心而內疚。

是年，韓復榘三十七歲。

韓復榘離開潼關赴河南省會開封任職前，命副師長孫桐萱代理第二十師師長職。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韓復榘在開封正式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馮玉祥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時，其班底是：

秘書長：王承增

民政廳長：靳雲鶚（未就職，薛篤弼兼，後易鄧哲熙）

建設廳長：劉鎮華（就職後由郭景岱代理，後易張鈞）

財政廳長：薛篤弼（兼，後易魏宗晉、傅正舜）

教育廳長：張鈞（兼，後易江恒源、凌勉之、鄧萃英、查良釗）

司法廳長：鄧哲熙

工商廳長：宋子久

由韓復榘任主席的河南省政府各廳、局長，仍是馮玉祥兼主席時的原班人馬：

秘書長：王承增

高等法院院長：張吉墉

民政廳長：鄧哲熙

財政廳長：傅正舜

教育廳長：李敬齋

建設廳長：張鈞

工商廳長：宋子久

員警廳長：關樹人

省公安局長：李忻

秘書長王承增原是鹿鍾麟的親信，南口大戰時，鹿任國民軍東路軍總司令，王任鹿的秘書長；鹿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時，王任省府秘書長；鹿赴南京任職後，王仍留任省府秘書長。王在省府位置雖高，因有民政廳長鄧哲熙壓在他頭上，有職無權，相當尷尬，不久便又找鹿去了。一九三二年四月，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魯豫清鄉督辦之韓復榘邀請王擔任魯豫清鄉督辦公署秘書主任。抗戰期間，鹿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王仍任省府秘書長。

民政廳長鄧哲熙（一八九四—一九八一），字仲之，直隸省大城縣人，畢業於天津北洋法政專科學校，又赴日本明治大學法律專修科深造。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駐軍湖南常德期間，鄧前往投效，任少尉書記官，後歷任軍法科長、軍法處長。北伐結束後，薛篤弼調南京任衛生部長，鄧繼薛任河南省民政廳長，一度代理省府主席。

財政廳長傅正舜北伐前任國民聯軍軍需處長，北伐後任河南省府財政廳長。

建設廳長張鈞在豫、陝兩省是一位叱吒風雲、婦孺皆知的人物。其人文韜武略，輕裘綬帶，一派儒將風範。韓復榘與張沒有任何歷史淵源，以往也沒打過交道，日後二人卻成了莫逆之交。

韓發動「甘棠東進」後，第二次組建河南省政府，張仍留任建設廳長。

教育廳長李敬齋，河南汝南人，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任「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校長。韓復榘與李共事一段時間後成為朋友。韓發動「甘棠東進」後，第二次組建河南省政府，李仍留任教育廳長。

省公安局長李忻一直是韓復榘在西北軍中的老朋友，嗣後歷任鄭州市市長、軍事參議院參議、河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抗戰勝利後授陸軍中將銜。

員警廳長關樹人，北平人，滿族，劉汝明的妹夫，「五原誓師」前曾任第三師（陳希聖）第七混成旅（徐以智）第二十團團長，在綏遠時就與韓復榘熟識。「五原誓師」後，關升任旅長。

馮玉祥在開封組建河南省政府時，關調任員警廳長。關與韓復榘、石友三的關係都很好。日後，韓、石脫離西北軍，關立刻回應。

高等法院院長張吉墉，字幼青，一八九二年生於直隸省獻縣，保定軍校第二期肄業。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駐軍陝西時，張前往投效，任見習排長，後歷任副連長、副營長、團長等職。北伐前任國民聯軍軍法處長，北伐後任河南省高等法院院長。

鄧哲熙、張吉墉、傅正舜等「五原誓師」後，以「明主義，懂政治」的新派人物自命，成為馮玉祥的心腹近臣。

河南省地處中原，是西北軍勢力範圍內最重要的一塊地盤（山東省雖然是個好地方，但西北

軍在山東實際控制範圍僅限於最貧窮的魯西一隅，也是西北軍政治、軍事的中心。河南戰亂頻仍、土匪如毛，百姓飽受兵燹之苦。西北軍在河南駐軍極多，加之客軍頻頻過境，沉重的軍費開支，使全省經濟瀕於破產。

韓復榘新官上任，初次從政，很想為河南百姓認認真真做點事情。一九二九年元旦前夕，剛上任一個星期的省主席便以省府名義頒布了《民國十八年行政計畫大綱》，規定新一年行政大綱凡八章一百八十節。

不久，韓復榘便沮喪地發現：不僅他的施政大綱難以實現，就是這個省主席也很難當。

馮玉祥無論是在南京，還是在開封，都直接插手河南事務，越俎代庖，事無巨細，都要過問，「省主席」在他眼裡不過是個擺設；稍不順心，又要拿「省主席」是問，大加喝斥。當年馮任河南督軍，在吳佩孚這位「婆婆」手下當「小媳婦」的滋味兒，現在輪到韓復榘去品嚐了。

更令韓復榘難以容忍的是，省府廳長、法院院長等自恃是總司令的親信，把持著人事、財政、司法大權，處處與韓掣肘。

韓復榘要撤換一個縣長，必須經過民政廳長的同意；韓貼出布告禁菸，財政廳長隨之貼出布告，徵收鴉片菸稅，於是大街小巷開起了菸館，令韓十分難堪；韓要用幾百元錢，還要寫印領，經財政廳長批准。（註五）鄧哲熙後來也承認韓當的是個「空頭主席」。

（註五） 陳紹嶽：〈開封訴苦〉，《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三十八頁。

省府廳長敢於向省主席發難，除了自恃有靠山外，還有其他原因。

靠馬上打天下的馮玉祥始終把武力擺在第一位，在西北軍中重武輕文是顯而易見的。加之馮本身對文人也有偏見，他說：「俗人多諂，文人多曲，唯武人尚有豪俠爽直氣概。」（註六）因此，在西北軍這個軍事政治集團中，文職人員難與軍人比肩。

西北軍管轄六個省，而六個省的省主席一律是帶兵的將領。薛篤弼當居西北軍中文官第一把交椅，在他赴南京就任國民政府衛生部長前，只能代理河南省主席。即便是權傾朝野的石敬瑭，身兼總參謀長（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復職）和方面軍總指揮於一身，就因為手中無兵，也只能代理幾天山東省主席。

一些不甘寂寞的政客及幕僚，對手握兵權、官爵日顯的沙場老將且羨且妒，因妒生恨。他們既不敢對總司令說三道四，也怕得罪總司令的寵將，如孫良誠等，於是便把一腔怨氣發洩到他們認定是正在「走背字」的將領身上，韓復榘自然首當其衝。

韓復榘之所以成為某些人的攻擊目標，除因失寵於馮玉祥外，還有其個人方面的因素：一是韓恃才傲物、蔑視權臣，為馮新寵所不喜；二是韓落拓不羈、輕肆直言，往往授人以柄；三是韓有一段投晉的「歷史問題」，可供人借題發揮，做足文章。

面對來自上下兩方面的壓力，以桀驁不馴著稱的韓復榘也只能退避三舍。於是，他不再過問

（註六）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省府的事，一切沿襲舊制，蕭規曹隨，再後來索性就很少留守開封，大部分時間到全省各縣巡視或去鄭州小住。

省府這邊如此，軍隊那裡也不順心。

韓復榘離開潼關後，第二十師代師長孫桐萱屢接總司令電，指斥該師軍風紀廢弛，如官兵上街服裝不整；官兵中有吸紙菸的；官長有打牌的等等。孫只得嚴加稽查。

韓復榘身為師長，要任用一名營長也做不了主，須打電報到南京，向時任軍政部長的馮總司令請示。一次，韓保薦一名營長，幾次請示馮，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電。過了幾天，馮在南京的參謀處覆電韓稱：保某人任營長一案，奉諭「不理」，此覆。(註七)

新年過後不久，更發生一件令韓復榘極為意外之事。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馮玉祥發布了一項任免令，電文如下：「大戰告終，各部隊應積極整頓，努力訓練，以免日見廢弛。兼第二十師師長韓復榘已調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政務繁多，實難兼顧。韓復榘著開去師長兼職。茲任命石敬亭為第二十師師長，仰將全部開赴洛陽，竭力訓練，俾成勁旅。」(註八)

韓復榘至此方恍然大悟，原來馮玉祥舉薦其為河南省政府主席是對奪他兵權預為安撫！馮此

(註七) 陳紹岳：〈開封訴苦〉，《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三十八頁。

(註八) 〈任命石敬亭為師長電〉，《馮玉祥軍事要電彙編》，卷七，第二十七頁。

舉與新近閻錫山委商震為山西省政府主席，同時解除其兵權，如出一轍。

第二十師是韓復榘帶領多年的子弟兵，這支隊伍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比那空頭主席要重得多。然而更令韓難以接受的是，韓、石（敬亭）不睦，在馮軍中早已不是秘密，馮玉祥不會不知道，而如今馮偏偏指定石接替韓的第二十師師長，不啻是對韓的一種羞辱。

石敬亭自在常德加入第十六混成旅後，一直在馮幕中行走，歷任參謀、教導團教官、軍務課長、教導團長、師參謀長、軍務處長等職；北京政變後，石一度擔任帶兵官，歷任旅長、師長、軍長；五原誓師後，官運亨通，升任馮軍政治部長、總參謀長、訓練總監及方面軍總指揮。

石敬亭為人富機謀、巧辭令，加之又與馮玉祥多一層姻親關係，頗受馮氏青睞而權傾朝野。馮玉祥儘管對石敬亭依為股肱、畀以重任，仍不失為知人善用。兵出潼關前，馮委石為總參謀長，戰爭打響後，立即易以曹浩森，戰事甫歇，石又官復原職，蓋「運籌帷幄」非石之所長也，人稱「和平參謀長」；馮委石為方面軍總指揮，卻不將嫡系主力部隊交他指揮（石所轄大部皆陝西雜軍），也從不讓他參加任何重大戰役，蓋「領兵打仗」非石之所能也；即使是與南京方面或其它地方實力派聯絡，也從不派他去，蓋「公關」、「外交」亦非石之強項。馮給石安排的主要工作就是訓練、整頓隊伍。

石敬亭在西北軍中練的是「內功」，其功力不在對外而在對內。石是軍中有名的「窩裡橫」。韓復榘與石敬亭不和，由來已久，這在西北軍內是盡人皆知的事，但二人究竟是在何時，因

何事而結怨，誰也說不清楚。

馮玉祥指定石敬亭接替韓復榘第二十師師長職務的後果是嚴重的，它是最終導致韓脫離西北軍的主要遠因。正如現代著名民國軍事史專家王俯民所言：「一九二九年春華陰會議後，韓叛馮投蔣，石之奪韓軍權促進了矛盾的激化。」（註九）

幾十年後，已是耄耋之年的石敬亭身在異鄉臺灣，心境也淡定下來。他曾對鄰居、時任臺空軍中將的傅瑞瑗（韓復榘的舊部）談起這段往事：「當初馮先生欲委我擔任二十師師長時，我曾為難地說：『二十師都是跟隨韓向方多年的子弟兵，我去接他的事，不太合適吧。』馮先生說：『二十師的軍風紀太差，我叫你替他整頓一下再回來。』果然韓向方因此對我產生了隔閡，其實這都是些誤會，當然也有人從中挑撥。不過後來我們彼此也都諒解了。」石又說：「若說領兵打仗，馮先生對韓向方是一百個放心。先生最擔心的就是韓向方的軍風紀。」（註一〇）

石敬亭接任第二十師師長後，把第二十師由潼關調到洛陽西工，以團為單位分批在大校場幕營整訓一星期，陸續撤換一批追隨韓復榘多年的部屬，換成他自己的親信。

一日，石敬亭路過鄭州，要視察第二十師駐鄭州的第六十旅趙仁泉部。趙旅長親自率儀仗隊到火車站迎接，因火車時間延誤，沒有接到，遂暫回司令部，通知部隊整理內務，以備接受檢查。

（註九）王俯民：《民國軍人志》，第一百〇三頁。

（註一〇）傅瑞瑗：《口述歷史》。

趙原擬得知火車到站具體時間後，再赴車站迎接，不料火車恰在趙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的情況下突然到站。石下車未見到趙旅長的面，儀仗隊還在月臺上架槍休息，立刻大發雷霆，當即宣布將趙撤職，另以軍士教導團團長李文田接任趙職。

韓復榘一向愛護部下，在西北軍中，韓「護犢子」是有名的，如今眼見追隨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被人如此欺負，激憤之情可想而知。

石敬亭接任後，對二十師幾年來一百多萬元的報銷一概不管，要韓自己負責，還指責韓亂花錢，說：「他的帳我沒法幫他報銷。」最讓韓氣憤的是：石對二十師官兵講話，大罵該師軍風紀不好，說「韓復榘把你們二十師帶成土匪了！」（註一一）

韓復榘日後脫離西北軍，曾對人說：「我的離馮，是石敬亭逼的。」（註一二）

第二十師是馮軍最精銳的部隊，是馮手中的王牌，石敬亭兼任師長兩三個月，頤指氣使，激化矛盾，搞得全師上下雞犬不寧，怨聲載道。馮玉祥見石一味挑戰韓復榘的忍耐力及自尊心的底線，也開始感到不安，唯恐鬧出亂子，遂命老成持重、為人正派的第三十師師長佟麟閣接替石敬亭，擔任第二十師師長。

佟麟閣（一八九二—一九三七），字捷三，直隸省高陽縣人，行伍出身，一九一二年與孫良

（註一一）鄧哲熙：〈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四十七頁。

（註一二）鄧哲熙：〈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四十七頁。

誠、劉汝明、程希賢、曹福林等同時應募至馮玉祥營當兵。佟身材高大魁梧，為人忠誠篤實，還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討伐張勳前夕，佟在廊坊與韓復榘、孫良誠、石友三、孫連仲、劉汝明等十二位連長義結金蘭，在常德練兵及南苑練兵期間是馮軍「十三太保」之一。

佟麟閣接任第二十師師長不到半個月，便被送往南京去「讀三民主義」，同時授予國民政府參事的名義。佟所遺之第二十師師長職由訓練總監李興中繼任。

李興中在「南苑練兵」期間，曾任第十一師（馮玉祥）第二十二旅（鹿鍾麟）參謀長兼炮兵營營長。是時韓復榘任鹿旅第四十三團團長，二人曾在鹿旅共事一段時間，關係融洽。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時，李任督署參謀處副處長，不久又以副官長的身分，陪同馮赴蘇聯考察。北伐期間，石敬亭任第六方面軍總指揮，李任其參謀長；石任第二集團軍訓練總監，李任副監。北伐結束後，石敬亭再次擔任馮軍總參謀長，所遺之訓練總監職由副監李興中接任。總之，李與馮（玉祥）、石關係都十分密切。

李興中為人穩健、厚道，雖於「五原誓師」後得到馮玉祥特別重用，仍待人謙和，十分低調。他接任第二十師師長，未曾在人事上大動干戈，更沒有安插私人，與二十師官兵都處得很融洽。

其實被剝奪兵權也不只韓復榘一人，在此前後，劉汝明、佟麟閣、程希賢等老將也紛紛被解除軍職。究其原委，劉汝明曾就此有一段論述：「五原誓師以後……二集團軍吸收了不少的陸大、保定和日本士官的學生，這些人不甘久居幕僚，老想掌握兵權，便多方排擠老人，當然有的

擠得動，有的擠不動，諸如李興中繼佟捷三任二十師師長，張允榮繼程希賢任二十九師師長，便都是在這種情形下造成的。」（註一三）

行伍出身的石敬亭既非軍校畢業，也不是所謂「青年才俊」，蒙馮玉祥提攜，當總參謀長兩年，可謂光豔照人，但兩次出任省主席皆為「代理」，與韓復榘、孫良誠、孫連仲等帶兵官出身的省主席相比，又不免自慚形穢，個中怨氣，可想而知。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閻錫山在南京舉行的編遣會議第三次大會上提出一個裁軍方案，即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編十一個師，另編一個中央編遣區，亦編十一個師，不言而喻，這中央編遣區當然歸蔣介石掌握。當時第二集團軍之兵力相當於第一、二、三集團軍總兵力之一半，如照此方案實行，第二集團軍要裁撤一半；第四集團軍不增不減；第三集團軍還要增加數萬人；而最占便宜的當數蔣的第一集團軍。閻這個方案一推出，立刻得到蔣、李（宗仁）的支持，馮玉祥則完全被孤立。

忿忿不平的馮玉祥開始託病不出。一次，馮正在與部屬談話，忽報孔祥熙來訪，立即臥床蒙被，呻吟不止。

二月五日，馮玉祥以「神經衰弱症」向蔣介石請假返汴休養，當晚即乘鋼甲車渡江北。十六日，馮電召所部在寧人員返豫。

（註一三）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第九十七頁。

二月七日凌晨一時，馮玉祥專車到達開封車站，馮部駐汴高級軍政人員均到站迎接，唯獨沒有韓復榘和石友三。馮問左右：「韓向方為什麼沒來？」馮的副官長張俊聲回答：「韓主席到許昌視察去了。」馮又問：「石友三呢？」張答：「石師長去鄭州了。」馮臉色立刻陰沉下來，再未說話。

此前，韓復榘與石友三都在開封，聽說總司令要返回開封，均不願與之見面。韓託辭赴許昌視察；石也藉故去了鄭州。

下午六時，馮即命副總參謀長秦德純電詢韓復榘剿匪情形。

二月九日上午，餘怒未消的馮玉祥集合駐汴部隊連長以上軍官訓話，他說：「現在許多高級軍政人員很腐化，吸菸、喝酒、打牌還不算，有的人打了幾個勝仗，自以為了不起，你弄個唱戲的，他弄個說書的……」馮雖未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指的是韓復榘。（註一四）

原來韓復榘去年駐軍豫南漯河時，結識了在當地唱京劇的女伶紀甘青。韓就任河南省主席後，公開納紀為如夫人。

納妾是中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陋俗，在韓復榘生活的那個時代，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即使是西北軍中的高級軍政人員，能始終能遵從一夫一妻制的也是鳳毛麟角。但無論如何，馮玉祥禁止部下納妾是事實，也是值得稱道的。

（註一四）孫桐萱：《韓復榘叛馮投蔣紀略》，《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一百四十四頁。

西北軍人以窮著稱，馮玉祥一有錢就就招兵買馬弄武器，大力擴軍，哪裡有錢發餉呢？為使部隊官兵安於清貧，馮嚴禁部下吸菸、喝酒、打牌。西北軍中、高級軍、政人員對馮的這些清規戒律，一般都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當面規規矩矩，背後不要說吸紙菸，就連抽大菸的也大有人在，至於打牌，幾乎是半公開的娛樂活動。馮玉祥對此也心知肚明，只要部下不當他面違規，他一般也是睜一眼、閉一眼。

曾在馮軍政治部主任的見簡又文說：「馮不吸菸，亦最惡部下吸菸，軍令極嚴，莫之敢犯。但高級軍官偷偷吸食者，卻大有人在。」（註一五）

韓復榘率性而為，不自雕飾，與其同僚不同，他敢於公開對抗總司令的戒條。

其實，馮玉祥制訂這些清規戒律，不過是一種手段，最終目的還是要打天下，因此在具體操作上，馮從來都是因時而異、因人而異。

當年彰德大戰正在激烈進行之際，總執法張之江曾對河南省政府某些高級官員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滿。馮玉祥則十分豁達地說：「聲、色、犬、馬之好，古來英雄多所不免。小眚不能掩大德，勿求備於一人也。」（註一六）

（註一五）簡又文：《西北東南風》，第十二—十三頁。

（註一六）簡又文：《西北東南風》，第十二—十三頁。

負責督查軍紀的石敬亭亦嘗語人曰：「吃過晚飯，搓幾圈『衛生麻將』也不大要緊。」（註一七）

簡又文又記一事：「有一天，大將鹿鍾麟與某總指揮、某參謀長等在室內閒談，均舒舒服服地大抽紙菸。馮忽入室，鹿等站起見禮，各人急忙收藏紙菸。馮一點頭，不作一聲，轉身便出，將出門，指著一個字紙箋，對一勤務兵大聲申斥說：『看你們做事多麼糊塗！箋子裡裝滿了廢紙，還不倒了去，頂容易著火。』言畢，徜徉而去。鹿等聽了，人人咋舌，相視而笑，默然無語。」（註一八）

馮玉祥早就知道韓復榘吸菸、喝酒，不循戒律、不拘小節，而獨優容之，如今又舊事重提，顯然是借題渲泄。

馮玉祥回到河南後，為避南京方面的耳目，於二月十四日離汴，悄悄去了豫北輝縣的百泉。百泉是豫北著名風景區，位於輝縣縣城北門外，那裡有許多長年不涸的泉水，自山中潺潺流出，故名百泉；參天的古木映掩著一片古建築群，其中有一座清乾隆皇帝的行宮清輝閣，軒敞潔雅，馮就住在裡邊。

總司令在公開場合不點名批評省主席的事，很快傳到韓復榘的耳朵裡，韓很生氣，一直不露面。直到馮玉祥返豫十一天後，即二月十八日，韓復榘才去輝縣百泉謁馮，報告剿匪情況，並坦

（註一七）簡又文：《西北東南風》，第十二—十三頁。

（註一八）簡又文：《西北東南風》，第二十四頁。

陳：「民政廳力主建設，而財政廳則力主整理財政，以致諸事難以進行。」（註一九）

不久，馮、韓之間又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馮玉祥回到河南後，欲將韓復榘的手槍隊併入其衛隊，擴編為手槍旅（旅長劉汝珍）。韓不同意。

馮派參謀長李興中把韓叫來，大發雷霆說：「你現在當了主席，很威風了，在家裡有人守衛，出門有人保駕，你們都不管我了。好啊，我這裡沒人守衛，你給我站崗去！」韓只好在馮的大門外站了兩個多小時的崗，後經人勸說，馮方甘休。（註二〇）

馮玉祥以這種人身侮辱的方式，將其至高無上的權威發揮到了極致，使馮、韓之間業已十分緊張的關係，變得更具有爆炸性。日後韓脫離西北軍，究其原因，就有人認為與這兩個鐘頭的門崗不無關

（註一九）《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註二〇）凌勉之：《中原大戰前的馮玉祥》，《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一百三十六頁。



馮軍總參謀長石敬亭



馮軍訓練副監李興中

係。

馮玉祥在軍隊管理上，堅持封建家長制，對待部屬如同對待奴僕一樣，動輒便訓斥、罰跪、打屁股。有的部屬即便已成為高級將領，甚至位及封疆，仍得不到馮主子起碼的尊重。

馮軍南苑練兵期間，一日，馮玉祥邀黃郭到通州第七混成旅駐地講演。黃驅車到七旅營房，在旅部門外，見旅長張之江正跪在電話機前，驚問張：「子姜兄，這是怎麼回事呀？」張不語，仍不敢起迎。黃忙打電話給檢閱使署，問馮究竟。馮在電話中令張起迎，張始敢起立。事後才知道，原來此前馮、張二人在電話裡一言不合，馮便喝令張跪下。(註二)

中國新聞界前輩、民國史專家陶菊隱如此評論馮玉祥治軍：「韓復榘、孫良誠等官至上將，位列專閫，稍拂意，輕則面壁而跪，重則遞衣受杖，折辱於稠人中，帖然無辭。諸將竊議曰：『受辱如此，吾儕有何面目統帥部眾耶？』蓋諸將之離心離德，早種因於是時。」(註三)

(註二) 悟明：《談西北軍的馮玉祥與張之江》。

(註三) 陶菊隱：《政海軼聞》，第六十四頁。